

敬悼世宗哥：安然辭世，羽化登仙

李惠英

服社僑務不遺餘力 振衰起弊當仁不讓

民國一〇九年十一月十日我正因會所的修繕經費不足搞得焦頭爛額，傷透腦筋。正在此時，據聞「印尼留台同學會」成立五十週年在印尼椰加達舉行慶祝大會，這毋寧是一個籌措經費的大好良機，機不可失。於是，我拼當簡單行囊，兼程飛返印尼。其實同學會成員的重要頭角，我大致都有交情，會中我就穿梭在他們之間，展開修繕經費的勸募工作。我心裡在想；如果世宗哥夫婦這時不是返台省親然後又兼程去了大陸老家探望族親故舊的話，這時他們一定會來參加盛會；因為世宗哥是「印尼留台同學會」的原始創辦人。

看著今天的場景觸發我想起許多年前的一些往事：那時我住

在印尼耶加達時，世宗哥經常會到定標叔叔家裡來坐坐，和叔叔聊天說事，有事則長，無事則短，或叔叔到他家去，兩人你來我往禮尚往來成了日常。那天早上世宗哥和往常一樣來到家裡，叔父就透露一則消息給他說：台灣有一位陳水逢教授偕同幾位僑務、黨務人員要到東南亞和椰加達來訪問，宣慰僑胞，希望我們能盡地主之誼，好好招待他們，要做到恰如其分而不失禮數，而且也要多邀請一些僑界商界有地位的重要人物參與。

先敘述一段緣由：日本投降後，我叔父曾擔任印尼邦加勿里洞培正小學校長，同時也擔任當地中國國民黨的黨務工作，民國四十三年又遷回椰加達定居，擔任國民黨的義務博愛學校校長和華僑公學第三分校的教員等職；民國四十五年曾回台參加中國國民黨

的十全大會。因為當時的印尼和台灣沒有正式邦交，叔父因為有黨職身分，所以不方便出面，當年又沒有一個正式的僑團可以出名接待，所以希望世宗哥本著他一向服務僑界的熱情，人脈充沛，人面廣闊。於是世宗哥即刻到江九宏家說明種切，正巧梁均懷等幾位同學也在九宏家，他們一起研商討論，經過一番深入斟酌，最後達成一個共識：世宗哥建議不妨就藉此機會成立「印尼留台同學會」，請江九宏擔任會長，世宗哥擔任副會長，而且就以「印尼留台同學會」的名譽招待他們。這就是「印尼留台同學會」創會的肇始。至於以後至今五十年的種種演變，這是題外話了，擱下不提。

一九五六年耶加達僑界幾位素來對華僑教育的熱心人士倡議創辦一所大學，率先由椰加達殷實富商楊偉彬先生運用其雄厚財

力及虔誠的基督徒身份，敦請印尼基督教黨魁譚布南博士（Dr.A.M.Thambunam），由中印兩國基督教人士在一九五六年聯合創辦了夜間部珈瑪烈大學，校址就設在中山中學。

珈瑪烈大學創辦一開始只開了文、商兩個學院。世宗哥培華中學高中畢業後，也考入文學院就讀；文學院院長是由法國巴黎大學文學博士丘正歐先生擔任。

有一天，在上課之前丘老師對他說：世宗，現在台灣師範大學僑師科歡迎海外僑校老師回台讀僑師科，一切費用全免。既然有這個機會，回家後他就把這個消息稟告父親，和老人家詳細討論，得到父親的同意。一九五七年回到台北進入台灣師範大學僑師科就讀，一年後把應修的學分修習完畢。基於這一分因緣，他對丘老師一直仰之彌高的敬肅。此後他每次返台時一定偕夫人到陽明山文化大學教職員舍拜候丘老師和師母，

一直到二位老人家都先後辭世為止。誰知就在今年十月廿日印尼忽然傳來他不幸過世的噩耗，令我一時不敢置信，上次我們在台北聚餐一別竟成永訣。如今就連他自己也一樣離開了人間，令人不勝唏噓。

據說世宗哥臨走當晚如常就寢時，看不出有甚麼異樣的神色，神智十分清楚，殊料到了天亮時已經身體冰冷羽化登仙了。臨走沒有一點痛苦，既不受病榻纏綿，亦不必勞役家人的辛苦侍奉，據說這樣辭世的人是幾世修來的福氣，這是可遇不可求的福分，一般人只能有心嚮往而不可及的。

民國四十七年他從台灣師大僑師科畢業後回到印尼椰加達，又回到廣仁學校教書，可惜只教了短短幾個月學校就被印尼政府關閉了，其後也當過一段時間的家庭教師。他自知自己除了在僑校教書外，沒有甚麼其他別的專長，與其如此賦閒在家飽食終日，

過著毫無意義的平庸生活，何不突圍步出家門到僑社去做一些義務的工作，諸如聯繫僑社同鄉會，傳達訊息，協調工作，安排人事，協助僑社籌備慶典等的事宜。又譬如別人不樂意做的跑腿工作。印尼首都耶加達地域遼闊，他就這樣騎著腳踏車在酷熱的天氣中穿街走巷，方圓南北東西跑去送文件、送開會通知單等，每每送達收件者住戶家時，已是大汗淋漓，汗水濕透了襯衫，令收件僑胞看了既不忍又感動，忙請他入內坐坐稍事休息，遞送冷飲解渴。久而久之，他與僑胞之間，識與不識慢慢地建立起感情，成為夥伴。平日除了勤走基層，貼近僑胞，廣結善緣，向其請益，聆聽他們的訴求，瞭解僑胞現實狀況。鼓舞僑心，爭取支持，策動他們參加雙十慶典或開國紀念或新年團拜等活動。進而更邀約他們一同回台灣觀光和參加國慶。他這樣實心實意率性而為，目的只是要落實為僑社服務的這一份工作。他做事的時候總是全力以赴，事後卻又總是

雲淡風輕隻字不提，不居功不倨傲的風度，在工作上永遠是出色的人，他常說做應該做的事，不必自我宣揚，十分令人佩服，而且是百分之百的純義務工作，沒有要求津貼車馬費或薪水酬報等，始終如一。如此一來，他平日投注的精神心力，無私付出的努力並沒有白費，僑界人士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備受尊崇，無異也厚植了自己在僑界的能量，對他日後參加僑選立法委員發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民國六十九年中華民國舉辦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印尼地區也有舉辦，報名參選者二十多人；當時留台同學會開會討論，大家一致推薦他以同學會名義參選立法委員，本來他是沒有參選的意願，他認為自己條件不夠，所以當時並沒有答應。經過兩個禮拜以後，同學會再來說項說，因為你是同學會的會長，只要你報一個名就可以了，選得上選不上都沒有關係，但是你一定得要出來報

名，於是他才勉為其難答應了他們參加競選的。一切人脈資歷俱足，開票結果，他與另一位參選人楊冠良的票數相同，都是五票（楊冠良是一位文化人，經營一家中文印刷廠，另外還出版一本定期中文雜誌：《青春》月刊；卻不是很政治的人物。）代表處將二人票選結果送回台北立法委員遴選委員會，經慎重評選順利當選亞洲地區僑選立法委員。由此可知：他平日為僑界投注心力與無私付出的努力，僑界人士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一九五七年回到台北進入台灣師範大學僑師科就讀修業完畢，都有著莫大的關係，真所謂：天道酬勤，功不唐捐，實至名歸。

一九八一年二月束裝回台到立法院報到就職，任期三年，從此認真負起為僑胞發聲，向政府建言的立法委員。以上這些事跡無異對他起到了一定的影響，開啟了他人生的另一個篇章。

☆
☆
☆
☆
☆
☆

印尼椰嘉達中山中學在台校友
秦喜秀女士仙逝

慈暉永懷

印尼歸僑協會敬輓

本會辦公時間

星期二、星期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

星期一、星期四及國定例假日休息。

